

# 短篇小說

三  
二  
一  
...

「你這人，怎麼就這麼不識抬舉呢？我這可是為你好，你怎麼就不知道領情呢？」

「你這人，怎麼就這麼不識抬舉呢？我這可是為你好，你怎麼就不知道領情呢？」

「你這人，怎麼就這麼不識抬舉呢？我這可是為你好，你怎麼就不知道領情呢？」

「你這人，怎麼就這麼不識抬舉呢？我這可是為你好，你怎麼就不知道領情呢？」





## 短篇小說評審感言

### ● 李瑞騰

小說之寫作，是如何在經驗範疇中尋找素材，組織經營成可讀可感的完整篇章，於作者而言，誠可謂挑戰。這裡面有多少現實的成分？又有多少是虛構的？有時連作者亦難清楚分辨，更何況是讀者。職是之故，讀者實在沒有必要勉強在小說文本中試圖指認「事實」。

這樣說，亦不是要否認小說寫作與現實的關聯，畢竟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凡虛構、想像皆有其現實基礎，作者之所營造，材料經他選擇、整合、話語是他獨特的書寫，在這種情況下所呈現的小說世界，我們將如何看待？

文字當然是魅力之所在，人物之形象與性格如何？活動場景如何？情節如何推動？等等，就其書寫過程，我們都能品嚐體會，更進一步則是要發現作者為文之用心了，那就是「題旨」，通常可歸結到簡單的敘述語句，如果想向更多人推薦，或者作評介，就需要鋪敘論證。

我們也是這樣面對參賽的小說作品。在不知作者是誰，而且必須評比的情況之下，我們隨文字的流動進入作者的小說世界。怎麼寫？寫什麼？有豐富閱讀經驗的讀者，很容易可以理解，但事可知，理未必明，閱讀的關鍵世界在這裡，評審的差異點也在這裡，所以需要論辯，最終則更需要投票，投點來一決高下。



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參加者眾，小說類初選後入圍的就有四十六篇，題材多樣，風格各異，相當程度反應出當前臺灣小說的發展走勢，五位評審的學經歷不同，性情和品味亦有所差異，我們是在開了兩次評審會以後，才決定了名次。

我們知道，對寫作者來說，這實在是一件很殘忍的事，但競賽就是這麼一回事，脫穎而出的受到的肯定當然比較多，我們也期待這些作品能獲得更多專業讀者的喜愛，作者在小說寫作的通路皆能走出一份屬於自己的天地。

從得獎作品來看，〈是誰在哭〉表面看來很詭異，但其實是一個現代都會女性和第二個自我的（夜半哭泣的小女孩）的對話；〈潮濕〉是少年阿康成長的困頓，性的啓蒙與家庭處境是重點所在；〈穿越之前，飛行之後〉包括一位女性劇場演員給導演 M、二十歲的自己以及觀眾的三封信，表達她的情愛掙扎及面對自我最徹底的反思；〈壽山公園〉背景是高雄，寫父親的故事，從戰後的二二八寫到美麗島事件，也涉及日據後期到南洋當兵的祖父，以及小時候帶著父親的三伯公；〈毛髮〉寫一位研讀考古的華人女性參加指導教授家庭聚會的一段奇遇，與中國文物有關，亦《儒林外史》一類的諷諭之作。

我們的觀眾，主要在於作家訴求的深廣度，小說構成諸元素當然也是重點，至於在現實中究竟有沒有發生這些事，如上所述，我們不去探究；不過，我們認為，它們都很有現實意義，觸及諸多存在與生存的重要課題。

幾經討論，我們決定讓首獎從缺，雖不無遺憾，但頗有期待更高水平小說出現的況味。